

涉笔成趣

笔杆儿

(国家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 钱国丹

上学伊始,母亲给我准备了一支毛笔,笔杆上刻着“江一山”三个字,字体飘逸,还涂了红,高雅又喜气。母亲强调说:“这是杆好笔。”又谆谆教导我说:“练好笔杆子,将来能过好日子。”我才上小学一年级,不知道将来有多遥远。我只记得,杆笔,母亲是拿了六个鸡蛋,去怀音爸那店里换来的

毛儿就乱了。还没等我读完一年书,父亲就吃了冤官司入狱了。母亲一个人养不活我们四个孩子,在第二年开学时,要送我往县城的大舅家,表妹秀蓉和我同年,正好给她做个伴。我虽小,也明白那是寄人篱下;舅舅舅妈再好,也不是我亲爸亲妈,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了。

职责——收试卷,待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时,发现毛笔不见了。却见三位男生在玩“骑马银钱”,就是两个男孩将四条胳膊搭成个正方形,另一个孩子坐在这手搭的“马鞍”上,他们嘴里嚷嚷着“银钱!银钱!”在教室里跑来跑去,撞得课桌歪歪斜斜。我想糟了,赶紧往地上看去,发现吴良玉借我的那支毛笔躺在地上一身灰泥。我赶忙捡起它,笔头却悲壮地掉了下去——原来笔杆被人踩裂了,再也抱不住笔头了。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:五雷轰顶!

说:“这笔是一毛五分钱买的,你得赔我一毛五分钱。”我明白损坏东西要赔,可是我哪来的钱呀。欠债的日子真难熬啊,每天我一到了学校,吴良玉就迎上来索赔。那滋味,那尴尬,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,让我想放弃县城的学习,逃回乡下……

读书之趣

自画像

阿风 (追求少年感的老文艺青年)

严格上说,自画像乃艺术家为自己所绘的肖像作品,在文艺复兴时,被称为“镜中肖像”,是一种“意象”。对画家来说,自画像往往是自己生命的救赎,痛苦的出口,他们把信仰、生活、梦想,全部写于其中,以此化解郁积于胸的生命之火。



走马观画

音乐之心

周伟玲 绘

少年时,读傅雷译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,读完第一册便无法继续,只觉得青年约翰总是充满着矛盾与悲情。近期,又翻阅此书,一口气读完四册,尤其读到主人公经历内心的疾风骤雨,又趋于清高明亮之境时,深受震撼。



艺文旅志

九月桂香跑马楼

(忘川河畔的叶儿) 叶晨曦

时已霜降,农历九月十八,还算是个秋天,却已有冬日之感。细想一个星期以前,还是穿着短袖和薄裙,依旧生活在夏天。一夕之间,我们从夏天跨到了冬天。今年这座小城的秋天,毫无存在感。乃至似乎是到了冬天,千呼万唤的桂花也未开,反而是梨花、玉兰、樱花、柴丹花等这些本该开在春天的花倒开了不少。乱了花季,乱了气候,是否也能乱了岁月轮回,让时间倒流?如此便乱了也好。可又担心起今年的桂花,是不是不开了?那可真是遗憾。好在,她终究是没有辜负世人的等待,姗姗来迟。

就会一直延续着,故事也永远不会结束。大门未开,老宅亦在休息中。里面传来参差脚步声,透过宁静的木门,由远及近,是住在老宅里的老钟来给我们开门了。随着“呀呀”的一声,大门懒洋洋地睁了睁双眼,让我们随意,我们亦是懒洋洋的,不慌不赶,随意逛逛,随意看看。

马楼的大门,其实是以前的后门。而以前的台门,却是紧闭,像是一个深藏起来的后花园。如将时光倒流,从今天走进了老宅的昨天,走进了它的故事里。

丰富,一路走来,也曾“身经百战”。犹记得当年的主人因故将它一夜刷成了“黑楼”,外人皆是风雨洗刷,才让它染上了一层墨,却不知是白色褪去,方露出被掩埋的那层黑。又是一段故事,也许有一天会消逝,无人再提起。

人间遐想

寻秋

(台州老报人) 陈林国

一夜窗外秋风起,三更凉凉添棉被。没有打声招呼,今年的秋天在“失约”后便以这样“突袭”的方式不期而至。

致吧:北京赏秋观景地莫属西域香山。香山,原名叫静宜园,这个名字真是美得恰如其分,静而舒宜,雅静之园,与世俗相隔。置身孤僻的静宜之园,恍若世外桃源。

以绿叶为底,粉紫色花穗犹如发丝,像极了一团仙气十足的“粉色云雾”。顶着晶莹剔透的晨露,深粉色、浅紫色、桃红色点缀其间,绵延起伏,宛如打翻了调色盘。一阵微风吹来,成片的花海微弯低头,一田田,一垄垄,一层层,踮足聆听——粉紫色的花浪隐约传颂着京韵十足的喃喃秋日私语。

40、417和407号公路串连而成,总长达800公里,沿途穿越峡谷、河流、山峦和湖泊,红枫处处,景致非凡,每逢10月,整个区域都被枫叶和变叶木色彩绚烂得惊心动魄。